

恨此
聞
等
悅

曹雪芹 著

脂砚齋 批

周汝昌校訂批點本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譯林出版社

石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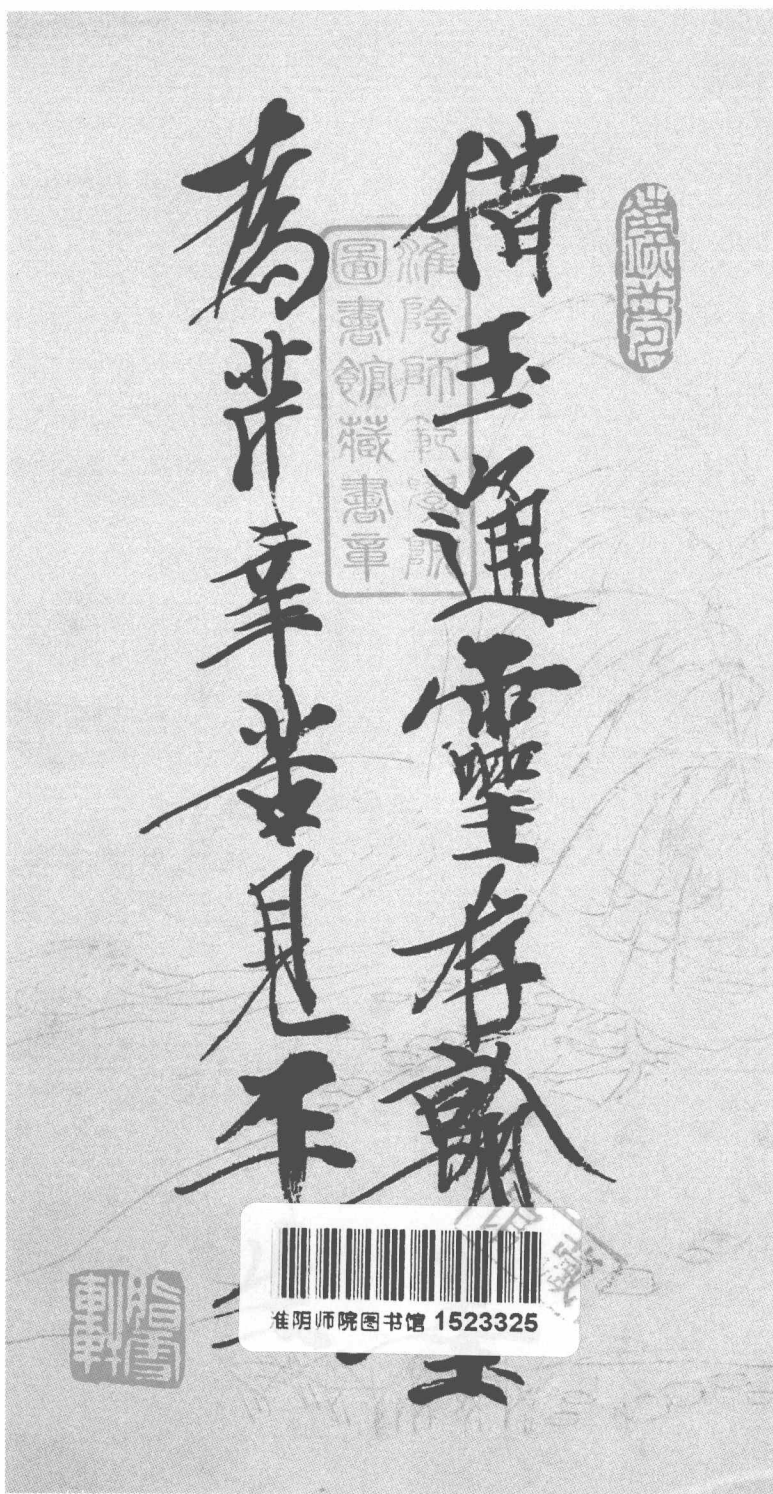
下

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箇共成兩
 掬將出來按瓔珞者頭飾也項圈者是矣寶玉忙托了鎖看特吳
 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
 麼趣兒一句罵死天下濃粧艷飾一面說一面解排扣從裏
 所以整上了叫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
 他纏不過因說道是個人給了我兩句吉利話兒
 他的話沒有什麼
 個字補出素日眼中雖見而實未由心我
 玉聽了忙笑說道
 的項圈上的兩句
 以金針反夫驚兒嘻嘻笑道
 其
 想其

1523325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 石頭記 下

曹雪芹著 脂砚斋批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譯林出版社

目 录

- 第三十九回 村老妪谎谈承色笑 痴情子实意觅踪迹…………… 479
-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488
-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501
-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语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511
-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522
-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533
-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543
-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555
-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毒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566
-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576
-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586
-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597
-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609
-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619
-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630
-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642
-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654
-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665
-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676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691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701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708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情赃	判冤决狱平儿情权·····	718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柘榴裙·····	727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743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758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771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780
第六十七回	馈土物颦卿思故里	讯家童凤姐蓄阴谋·····	787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802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811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820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830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842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853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掠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864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讖·····	879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892
第七十七回	俏丫嬛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904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918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935
第八十回	懦弱迎春肠回九曲	姣怯香菱病入膏肓·····	941
批点 余音·····			953

第三十九回

村老妪谎谈承色笑 痴情子实意觅踪迹

[周按]杨本回目
独存真本面貌。

[蒙戚回前]只为贫寒不拣行，富家趋人且逢迎。岂知着意无名利，便是三才最上乘。

话说众人见平儿来了，都说：“你们奶奶作什么呢？怎么不来了？”平儿笑道：“他那里得空儿来。因为头里没有好生吃，[周按]头里，
口语先前或

昔时之义，
是原笔。又不得来，所以叫我来问还有没有，叫我要几个拿了家去

吃。”湘云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装了十个极大的。平儿道：“多拿几个团脐的。”众人又拉平儿坐，平儿不肯，李纨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说着便拉他在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边。平儿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纨道：“偏不许你去，显见得你只知有凤丫头，就不听我的话了。”说着又命嬷嬷们：“先送了盒子去，就说我留下平儿了。”那婆子一时去了，回来说：“二奶奶说，叫奶奶姑娘们别笑话要嘴吃，这盒子里是方才舅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粉糕和鸡油卷儿，给奶奶姑娘们吃的。”又向平儿道：“奶奶说使唤你来，你就贪住顽不去了，叫你少喝一钟儿罢。”平儿笑道：“多喝了又怎么样？”说着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纨揽着他笑道：“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儿，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唤。不知道的人，谁不拿你当作奶奶太太看。”平儿一面和宝钗、湘云等吃喝，一面回头笑道：“奶奶别只摸的我怪痒的。”李氏道：“暖哟！这硬的是什么？”平儿道：“钥匙。”李氏道：“什么钥匙，要紧梯己东西，怕人偷了去，带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说笑，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他。有个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送盔甲。有了个凤丫头，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还要这钥匙作什么？”平儿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来打趣着取笑儿了。”宝钗笑道：“这倒是真话。我们没事儿评论

起人来,你们这几个都是百个里头挑不出一个来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处。”李纨道:“大小都有个天理,比如老太太屋里,要没那个鸳鸯如何使得?从太太起,那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他现敢驳回,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话,老太太的那些穿带的,别人不记得,他都记得。要不是他经管着,不知叫人诓骗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虽然这样,到常替人上好话儿,[周按]上好话,口语,谓给说好话。还到不倚势欺人的。”

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儿还说呢,他比我们还强呢。”平儿道:“那原是个好的,我们那里比的上他。”[周按]李纨、惜春等共赞鸳鸯,说得何等详细,恳切,故知老太太若离了鸳

鸯,一日也难生活。然而后文贾赦、邢夫人夫妇要向老太太谋讨鸳鸯,居心何在?盖贾赦慕鸳鸯之色倒在其次,欲因鸳鸯而可获老太太之积蓄财物方是其真正居心。宝玉

道:“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实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面老实,心里有数儿。[周按]有数,谓不糊涂。太太是那么佛爷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

凡百一应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连老爷在家出外去的一应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后告诉太太。”李纨道:“那个也罢了。”[周按]谓那丫头也满好了。罢了,为过得去,可不必苛求之意,实际却是很高的赞词。指着宝玉道:“这一个小爷屋

里要不是袭人,你们度量到个什么田地!你凤丫头就是个楚霸王,也得这两只膀子好举千斤鼎。不是这个丫头,他就得这么周到了!”平儿道:“先时赔了我们四个丫头来,死的死,去的去,如今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李纨道:“你到是有造化的,凤丫头也是有造化的。想当初你珠大爷在日,何曾不是也有两个人,你们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人?天天只见他两个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爷一没了,趁年轻我都打发了。若有个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个膀臂了。”说着滴下泪来。众人都道:“这又何必伤心,不如散了到好。”

说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约往贾母、王夫人处问安。众婆子丫头打扫亭子,收拾杯盘。袭人便和平儿一同往前去,[周按]往前去,谓到怡红院去,盖吃酒在藕香榭,是北

边,而怡红院在南也。袭人因让平儿到房里坐坐,再喝一杯茶。平儿说:“不喝茶了,再来罢。”说着便要出去。袭人又叫住问道:“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太太的还没放呢,是为什么?”平儿见问,忙转身至袭人跟

前,见方近无人,才悄悄说道:“你快别问,横竖再迟两天就放了。”袭人笑道:“这是为什么?唬的你这样儿。”平儿悄声告诉他的道:“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利钱收齐了才放呢。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袭人笑道:“他难道还短钱使?何苦还操这心!”平儿道:“何曾不是呢!他这几年拿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只他这梯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周按]于大观园良辰美景,诗文酒宴热闹之中,笔墨忽然一转,转到凤姐偷用公款以谋私利之隐事,皆出读者意外。此写凤姐才高而性喜小利,即此一项已达千两银之多,可惊亦可忧。可忧者,日后此等作为必构成凤姐之罪状,以至“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袭人笑道:“拿着我们的钱,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哄的我们呆等。”平儿道:“你又说没良心的话,你难道还少钱使。”袭人道:“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没地方使去,就只预备我们那一个。”平儿道:“你倘若有要紧事用钱使,我那里还有几两银子,你先拿来使,明日我扣下就是了。”袭人道:“此时也用不着,怕一时要用起来不彀了,我打发人取去就是了。”平儿答应着,一迳出了园门,来至家内。

只见凤姐儿不在房里,忽见上回来打抽丰的那刘姥姥和板儿又来了,坐在那边屋里,还有张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两三个丫头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子、倭瓜并些野菜。众人见他进来,都忙站了起来。[庚双]妙文!上回是先见平儿,后见凤姐。此则先见凤姐,后见平儿也。何错综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刘姥姥因上次来过,知道平儿的身分,忙跳下炕来问姑娘好。又说:“家里都问好,早要来请姑奶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因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丰盛。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这个吃个野意儿,也算是我们的穷心。”平儿忙道:“多谢费心。”又让坐,自己也坐了。又让张婶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头子到茶去。周瑞、张材两家的因笑道:“姑娘今儿脸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儿都红了。”平儿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们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两钟,脸就红了。”张材家的笑道:“我到想着要吃呢,又没人让我。明儿再有人请姑娘,可带了我去罢。”说着,大家都笑了。周

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两三个。这么两三大篓，想是有七八十斤呢。若是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彀。”平儿道：“那里彀，不过有名儿的吃两个子，那些散众的，也有摸的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刘姥姥道：“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彀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平儿因问：“想是见过奶奶了？”[己双]写平儿伶俐如此。刘姥姥道：“见过了，叫我们等着呢。”说着又

往窗外看天气，[己双]是八月中，当开窗时，细致之甚。说道：“天好早晚了，我们也去罢，别出不去城，才是饥荒呢！”周瑞家的道：“这话到是，我替你瞧瞧去。”说着，一迳去了，半日方回来，笑道：“可是你老的福来了，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平儿等问：“怎么样？”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诉二奶奶，刘姥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奶说，‘大远的，难为他扛了那些沉东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罢。’这可不投上二奶奶的缘了？这也罢了，偏生老太太又听见了，问刘姥姥是谁，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说，‘我正想个积古的老人家说说话儿，请了来见一见。’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的缘分了？”说着，催刘姥姥下来前去。刘姥姥道：“我这生像儿怎好见的！好嫂子，你就说我去罢了。”平儿忙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们老太太最是惜老怜贫的，比不得那个狂三诈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刘姥姥往贾母这边来。二门口该班小厮们见了平儿出来，都站了起来，有两个跑上来，赶着平儿叫姑娘。[蒙戚双]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姑，南俗曰姑娘。此定是姑姑、

姑娘之称。每见大家有小童，称少主妾曰姑姑、姑娘者，按此书中千人说话语气及动平儿问：“又说什么？”那小厮笑道：“这会子也好早晚了，我妈病着，等我去请大夫。好姑娘，我讨半日假可使用的。”平儿道：“你们到好，都商议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缠。前儿住儿去了，二爷偏生叫他叫不着，我应起来了，还说我作了情，你今儿又来了。”[己双]分明几回没写到贾琏，今忽闲中一语，便补得贾琏这边天天闹热，令人却如看见听见一般。所谓不写之写也，刘姥姥眼中耳中又一番识面。奇妙之甚。

周瑞家的道：“当真他妈病了，姑娘也替他应着，放了他罢。”平儿道：“明儿一早来。听着，我还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头晒着屁股才来！你这一去，带个信儿给旺儿，就说奶奶的话，问着他那剩的利钱。明儿若不交了来，奶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罢。”

[己双]交代过袭人的话，看他如此说，真比

风[凤]姐又甚一层，李纨之语不谬也。不知阿凤[凤]何福，得此一人。

那小厮欢天喜地答应着去了。

平儿等来至贾母房中，彼时大观园中姊妹们都在贾母前承奉。

[蒙戚双]妙极，连宝玉一并算入姊妹队中了。

刘姥姥进去，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花枝招展的，并不知都系何人。只见一张榻上独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纱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个丫嬛在那里捶腿，凤姐站在底下正说笑。

[己双]奇奇怪怪文章，在刘姥姥眼中，以为阿凤至尊至贵，普天下人都该站着说，阿凤独坐才是，如何今见阿凤独站哉？真妙文字。

刘姥姥便知是贾母了，忙上来陪着笑，福了几福，口里说：“请老寿星安。”

[庚双]更妙，贾母之号何其多耶！

在诸人口中则曰老太太，在阿凤口中则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则曰老菩萨，在刘姥姥口中则曰老寿星者，却似有数人，想去则皆贾母，难得如此各尽其妙，刘姥姥亦善应接。

贾母亦忙欠身问好，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让坐着。那板儿仍是

怯人，不知问候。

[蒙双]仍字妙，盖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训者来看此句。

贾母道：“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己双]神妙之极，看官至此，必愁贾母以何相称，谁知公然曰老亲家！何等现成，何等大方，何等有情理！若去[云]作者心中编出，余断断不信，何也？盖编得出者，断不能有过等情理。

刘姥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贾母向众人道：“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健朗，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要到这么大年纪，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刘姥姥笑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若我们也这样，那些庄家活也没人作了。”贾母道：“眼睛、牙齿都还好？”刘姥姥道：“都还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一个。”贾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了，耳也聋了，记性也没了。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不记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会，不过嚼的动的吃两口，困了睡一觉，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儿顽笑一回就完了。”刘姥姥笑道：“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们想这么着也不能！”贾母道：“什么福，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

[周按]两位年老妇人对话，身份不同、贫富悬殊，而各自口吻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岂是一般凭空编造者所能乎？老太太自云什么福，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似乎谦

辞，然又自心中说出真情实感之话。说的大家都笑了。贾母又笑道：“我才听作者笔下总是如此，似虚而实。”

见凤哥儿说，你带了好些瓜菜来，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现撷的瓜儿菜儿吃。外头买的，不像你们地里的好吃。”刘姥姥笑道：“这是野意儿，不过吃个新鲜，依我们到想鱼肉吃呢，只是吃不起。”贾母又道：“今儿既认着了亲，别空空的就去，不嫌我这里，就住一两天再去。我们也有个园子，园子里头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尝尝，带些家去，也算看亲戚一淌。”凤姐儿见贾母喜欢，也忙留道：“我们这里虽不比你们的场院大，空屋子还有两间，你住两天，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儿说些与我们老太太听听。”贾母笑道：“凤丫头，别会他取笑儿。”

[周按]北方口语，即和他取笑之同义语。他是乡屯里的人，老实，那里搁的住你打趣他。”说着又命人去先抓果子与板儿吃。板儿见人多了，又不敢吃。贾母又命拿些钱给他叫小么儿们带他外头顽去。刘姥姥吃了茶，便把些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与贾母听，贾母一发得了趣味。正说着，凤姐儿便命人来请刘姥姥吃晚饭。贾母又将自己的菜拣了几样，命人送过去与刘姥姥吃。凤姐知道合了贾母的心，吃了饭便又打发过来。鸳鸯忙命老婆子带了刘姥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两件随常的衣服命给刘姥姥换上。[己双]一段宛央[鸳鸯]身分、[蒙威双]鸳鸯身分写出来了。

那刘姥姥那里见过这般行事，忙换了衣裳出来，坐在贾母榻前，又搜寻些话出来说。

彼时宝玉姊妹们也都在这里坐着，他们何曾听见过这些话，自觉比那些瞽目先生说的书还好听。那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却生来有些见识，况且年纪老了，世情上经历过的。见头一个贾母高兴，第二个见这些哥儿姐儿们都爱听，便没了话也编出些话来讲。因说道：“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儿，天天都是在那地头子上作歇马凉亭，[周按]歇马凉亭，旧时口中常语，可与前回洒

泪亭之拙批参看。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就像去年冬天，接接连连下了几天雪，地下压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还没出房门，只听外头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来了，我就爬着窗眼儿一瞧，却不是

我们村庄上的人。”贾母道：“必定是过路的客人们冷了，见现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刘姥姥笑道：“也并不是客人，所以说来奇怪，老寿星当是个什么人，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极标致的一个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头，穿着大红袄儿，白绫裙儿。”[蒙戚双]刘姥姥口气如此。

[周按]姥姥口中描叙小姑娘之梳妆衣饰是姥姥心目中最美的打扮，也是当日之习俗实情。彼时妇女之头发必须梳得光亮，若有一根蓬松，也被指为不端庄、不好看。刚说

到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说：“不相干的，别唬着老太太。”贾母等听了，忙问怎么了，丫头们回说：“南院里的马棚里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经救下去了。”[周按]南院马棚若依拙考，即今北京恭王府稍南之一处房屋，原是某王府之马棚，后为乐仁堂乐家房

产，今为郭沫若故居。贾母最胆小的，听了这话，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见东南上火光犹亮。贾母唬的口内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烧香。王夫人等也忙都过来请安，又回说：“已经救下去了，老太太请进去罢。”贾母足的看着火光熄了，方领众人进来。[己双]一段为后回作引，然偏于宝玉爱听时截住。宝

玉且忙着问刘姥姥：“那女孩儿大雪地里作什么抽柴草，倘或冻出病来呢？”贾母道：“都是才说抽柴草惹出火来了，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再说别的罢。”宝玉听说，心内虽不乐，也只得罢了。刘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话说道：“我们庄子东边庄上有个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岁了，他天天吃斋念佛，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夜里来托梦说，‘你这样虔心，原本你该绝后的，如今奏了玉皇，给了你个孙子。’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周按]此直指曹寅旧事。这儿子也只一个儿子，好容易养到十七八岁上死了，哭的什么似的。落后果然又养了一个，今年才十三四岁，生的雪团儿一般，聪明伶俐非常，[周按]此直指曹颀事，重生子今年才十三四岁。可见这些神佛是有的。”这一夕话暗合了贾母、王夫人的心事，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周按]刘姥姥说了两个故事，一个若玉小姐，影射黛玉。一个是老奶奶的爱孙，影射宝玉，无一笔虚设。宝玉心中

只记挂着抽柴的故事，闷闷的心中筹画。探春因问宝玉：“昨日扰了史大妹妹，咱们回去商议邀一社，又还了席，也请老太太赏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说了，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叫咱们作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们再请不迟。”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

老太太未必高兴。”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不如咱们等下头场雪，请老太太赏雪岂不好？咱们雪下吟诗，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们雪下吟诗，依我说，还不如弄一捆柴火，咱们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儿呢。”

[周按]黛玉此言直刺宝玉，语言高雅却妙趣横生。读者至此无不为之伶牙俐齿同发一笑。此等文字貌似诙谐却暗藏一段深意。盖若玉即是黛玉的影子，故姥姥讲若玉反响者独黛玉一人。暗中过渡所谓抽柴，又即太虚幻境中黛玉册子所绘枯木，判词云：玉带林中挂。柴即枯木成林也。

说着，宝钗等都笑了。宝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话，一时散了。背地里宝玉足的拉了刘姥姥，细问那女孩儿是谁。刘姥姥只得编了告诉他的道：“那原是我们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个小祠堂里供的，不是神佛，当先有个什么老爷。”说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拘什么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说原故就是了。”刘姥姥道：“这老爷没儿子，只有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知书识字，老爷太太爱如珍宝。可惜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岁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叹惜，又问：“后来怎么样？”刘姥姥道：“因为这老爷太太思念不尽，便盖了这祠堂，塑了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烧香拨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没了，庙也烂了，那像也成了精咧。”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规矩这样人是虽死不死的。”刘姥姥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不是哥儿说，我们都当他成精。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闲曠，我才说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们村庄上的人还商议着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庙呢。”宝玉忙道：“快别如此，若平了庙，罪过不小。”刘姥姥道：“亏了哥儿告诉我，我明儿回去拦住他们就是了。”宝玉道：“我们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舍，最爱修庙塑神的。我明儿做一个疏头，替你化些布施。你就做个香头，攒了钱，把这庙修盖了。再粧赅了泥像，

[周按]粧赅，即庄严，佛家语。指佛像而言，转为动词，谓重塑神像。

每月给你香火钱，烧香岂不好？”刘姥姥道：“若这样，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几个钱使了。”宝玉又问他地名庄名，来往远近，坐落何方，刘姥姥便顺口胡诌了出来。宝玉信以为真，回至房中，盘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给了茗烟几百钱，按着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白，回来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后，宝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的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见茗烟兴兴头头的回来了。宝玉忙问：

“可有庙了？”茗烟道：“爷听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爷说的一样，所以找了一日，找到东北上田埂子上，才有一个破庙。”宝玉听说，喜的眉开眼笑，忙说道：“刘姥姥有年纪的人，一时错记了也是有的。你且说你见的。”茗烟道：“那庙门却到是朝南开，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气，一见这个，我说可好了，连忙进去。一看泥胎，唬的我跑出来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笑道：“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气。”茗烟拍手道：“那里是什么女孩儿，竟是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宝玉听了，啐了一口，骂道：“真是一个无用的杀材，这点子事也干不来。”茗烟道：“二爷又不知看了什么书，或者听了谁的混话信真了，把这件没头脑的事派我去砸头，怎么到说我没用！”宝玉见他急了，忙俯慰他道：“你别急，改日闲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们呢，自然没了，若竟是有的，你岂不也积了阴鹭？我必重重赏你。”正说着，只见二门上的小厮来说：“老太太房里的姑娘站在二门口找二爷呢。”

[感回后]此回第一写势利之好财，第二写穷苦趋势之求财。且文章不得雷同，先既有诗社，而今不得不用套坡公听鬼之遗事，以振其馀响。即此以点染宝玉之痴。其文真如环转，无端倪可指。

[回后评]茗烟寻找破庙一段，令人绝倒。然余谓姥姥骗了宝玉，茗烟也哄了宝玉。然宝玉甘受骗哄亦不自知，或知而不论，只谓于自己心上过不去处可以得到安慰，此即宝玉之痴情也。

读者至此，有情、多情者同所欣慰，感叹，无情、薄情者则嘲讽而讥笑之。故知《石头记》原为有情、多情者而写，非人人所可解，所能读者也。

自入第五九回后，表面皆赏心乐事也，而特写贾芸送花，凤姐戏鸳鸯谑语（与贾琏有关），写凤姐的利钱，写平儿为助，写蟹之横行（贾环）也，写刘姥姥来，笔笔皆暗伏后半部家亡势败之大纲目。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蒙戚回前]两宴不觉已深秋,惜春只如画春游。可怜富贵谁能保,只有恩情得到头。

话说宝玉听了,忙进来看时,只见琥珀站在屏风跟前说:“快去罢,立等你说话呢。”宝玉来至上房,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宝玉因说道:“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别拘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什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贾母听了,说:“狠是!”忙命人传与厨房:“明日就拣我们爱吃的东西做了,按着人数再装了盒子来,早饭也摆在园里吃。”商议之间早又掌灯,一夕无话。

次日清早起来,可喜这日天气晴朗,李纨侵晨先起,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那些落叶,[己双]是 [周按]扫落叶一语不在多言,情景已在目前。八月尽。落叶能扫,可见入秋已深,应是八九月间。并擦抹桌椅,预备茶酒器皿。只见丰儿带了刘姥姥、板儿进来,说:“大奶奶到忙的紧。”李纨笑道:“我说你昨儿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刘姥姥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热闹一天去。”丰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说道:“我们奶奶说了,外头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开了楼,把那收着的拿下来使一天罢。奶奶原该亲自来的,因和太太说话呢,请大奶奶开了,带着人搬罢。”李氏便命素云接了钥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门上的小厮叫几个来。李氏站在大观楼下往上看,命人上去开了缀锦阁,一张一张往下抬,小厮、老婆子、丫头一齐动手,抬了二十多张下来。李纨道:“好生着,别慌慌张张鬼赶来似的,仔细砸了牙子。”[周按]硬木家具有装饰部份,皆系掏空细雕,名曰牙子。又回头向刘姥姥笑道:“姥姥也上去瞧瞧。”刘姥姥听说,爬不得一声儿,便拉了板儿登梯上去。进至里

面，只见乌压压的堆着些围屏、桌椅，大小花灯之类，虽不大认得，只见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来了。然后锁上门一齐才下来。李纨道：“恐怕老太太高兴，越性把船上划子、篙、桨、遮阳幔子都搬下来预备着。”众人答应，又复开了，色色的搬了下来，命小子们传驾娘们到船坞里撑出两只船来。

正乱着安排，只见贾母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兴，到进来了。我只当还没梳头呢，才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说，一面碧月早捧过一个荷叶式的翡翠盘子来，里面养着各色折枝菊花。贾母便拣了一朵大红的簪了鬓上。因回头看见了刘姥姥，忙笑道：“过来带花儿。”一语未完，凤姐便拉过刘姥姥来，笑道：“让我打扮你老人家。”说着，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贾母和众人笑的不住。刘姥姥笑道：“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这样体面起来。”众人笑道：“你还不拔下来摔到他脸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姥笑道：“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呢。”说笑之间，已到沁芳

亭上。〔周按〕李纨在大观楼缀锦阁照料收拾，而能见贾母等进园，立即迎至园门内，随即来到沁芳亭上，则足证大观楼与园门内之沁芳亭相距非远，实在园之中央，与省亲正殿无涉（殿在更北）。自贾政初次入园验工，曾坐于沁芳亭上令宝玉题写对额，至此方是贾母、刘姥姥等第二次坐于此亭之上议论园林之美，此乃涉及实景与画境之间的艺术关系，亦是雪芹艺术理论的具体体现。丫嬛们抱了一个大锦褥子来，铺在栏杆榻板上，贾

母倚栏坐下，命刘姥姥也坐在傍边。因问到这园子好不好。〔周按〕贾母于沁芳亭上

问姥姥此园好否，可证亭为入园后第一处高点，可俯瞰园之大半。

刘姥姥念佛说道：“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时常闲了，大家都说怎么得到那画儿上去曠曠，想着那个画儿，也不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谁知我今儿

进了这园子一瞧，〔周按〕年画之假园，大观之真园，姥姥语最可思。竟比那画儿上还强十倍。怎么

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我带了家去，给他们见见，死了也得好处。”贾母听说，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他就会画，等明儿叫他画一张如何？”刘姥姥听了，喜的忙跑过来拉着惜春说道：“我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纪儿，又这么个好模样，还有这个能干，别是个神仙脱生的罢？”

贾母少歇一回，便要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于是先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墁的路。刘姥姥让出路来与贾母众人走，自己却趑走土地。琥珀拉他说道：“姥姥，你上来走，仔细青苔滑了。”刘姥姥道：“不相干，我们走熟了的，姑娘们只管走去罢。可惜你们的那绣鞋，别沾脏了。”他只顾上头和人说话，不防底下果跣滑了，咕冬一跤跌倒，众人都拍手哈哈的大笑起来。贾母忙笑骂道：“小蹄子们，还不搀起来，只站着笑。”说话时，刘姥姥已爬了起来，自己也笑了，说道：“才说嘴就打了嘴。”贾母问道：“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头们搥一搥。”刘姥姥道：“那里说的我这么娇嫩了，那一天不跌两下子？都要搥起来，还了得呢。”说话时已至门前，紫鹃早打起湘帘，贾母等进来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个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刘姥姥道：“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里像个小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书房还好。”贾母因问：“宝玉怎么不见？”众丫头们答应说：“在池子里船上呢！”贾母道：“谁又预备下船了？”李纨忙回说：“才开楼拿几，我想着老太太高兴，就预备下了。”贾母听了，方欲说话时，人回：“姨太太来了。”贾母等刚站起来，只见薛姨妈早进来了。一面归坐，笑道：“今儿老太太高兴，这早晚就来了。”贾母笑道：“我才说来迟了的要罚他，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说笑一回，贾母因见窗上纱颜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说道：“这个纱新糊上好看，过了后就不翠了。

[周按]翠是口语，谓颜色之鲜新，与黯淡陈旧相反。这个院子里头又没有个桃杏树，[周按]贾母之言，说明潇湘馆景物

一色纯绿，桃杏全无。杏在何处？聚于稻香村。又宝玉曾于堤上见有大杏树。至于桃花，则在沁芳溪之出口闸门不远处有桃树，即宝黛读《西厢》处。这竹子已

是绿的，再拿这绿纱糊上反不配。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户的纱呢，明儿给他把这窗户上的换了。”凤姐儿忙道：“昨儿我开库房，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些匹银红蝉翼纱，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也有流云卍福花样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样的，颜色又鲜，纱又轻轻，

我竟没见过这样的。拿了两匹出来，作两床绵纱被，想来一定是好的。”贾母听了笑道：“呸！人人都说你没有不经过不见过的，连这纱还不认得呢！明儿还说嘴。”薛姨妈等都笑说：“凭他怎么经过见过，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道了他，我们也听听。”凤姐儿笑道：“好祖宗，教给我罢。”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那个纱比你们年纪还大呢！怪不得他认作蝉翼纱，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认作蝉翼纱，正紧名子叫作软烟罗。”凤姐儿道：“这个名儿也好听，只是我这么大了，纱罗也见过几百样，从没听说过这个名色。”贾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见过几样没处放的东西，就说嘴来了。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周按]雨过天青是古柴窑瓷釉色。晴，为原笔。亦不误。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作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作霞影纱，如今上用的库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薛姨妈笑道：“别说凤丫头没见，连我也没听说过。”凤姐儿一面说话，早命人取了一匹来了。贾母说：“可不是这个？先时原不过是糊窗屉，后来我们拿去作被作帐子，试试也竟好。明儿就找出几匹来，拿银红的给他糊窗户。”凤姐答应着，众人都看了，称赞不已。[周按]听老太太对纱罗织品的一番议论，连薛姨妈也说闻所未闻。

这是曹家在江南世任织造的真实阅历，非常人所能道出一字。

刘姥姥也觑着眼看个不了，念佛说道：“我们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户岂不可惜。”贾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红绵纱袄子襟儿拉了出来，向贾母、薛姨妈道：“看我的这袄儿。”贾母、薛姨妈都说道：“这也是上好的了，这是如今的上用内造，竟比不上这个。”凤姐儿道：“这个薄片子，还说是内造上用呢。竟连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贾母道：“再找一找，只怕还有青的，若有时，拿出来送这刘亲家两匹，做一个帐子挂。下剩的配上里子，做些夹背心子给丫头们穿，白收着霉坏了。”凤姐忙答应了，仍命人送去。贾母起身笑道：“这屋里窄，再往别处曠去。”刘姥姥念佛道：“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日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柜子比我们一间房子还大还高。怪道后院子里有个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东